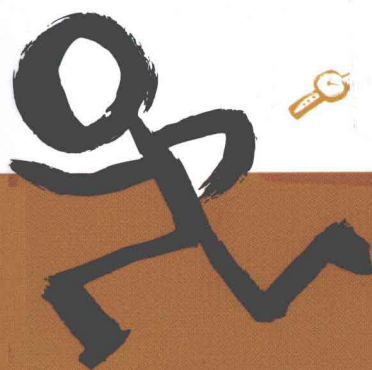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年收

七〇后
新中年人的苦辣酸甜

王国华◎著



最好的状态是身边有一群朋友，
他们散漫地关注着你，与你同声相和，大家一起
慢慢变老。活够了的时候，大家喊个一二三，一
起死掉，谁也别掉队，谁掉队，谁倒霉。

 中国长安出版社



序 言

最近几年，有些 80 后喜欢自封为“奴”。房贷缠身的人自称“房奴”，车贷缠身的自称“车奴”，为孩子的花销和教育而纠结的，自称“孩奴”，另有“卡奴”、“职场奴”之类。这样自称，当然不是乐在其中，而是满含反讽，还有点撒娇卖乖、叫苦连天的味道，其实有些本来就是他们到了岁数必须承担的。你奔波，谁不奔波？你累，谁不累？你养个孩子就“奴”了，你爹你妈养你时也不是没“奴”过。

早晚有一天，这帮悲催的“奴”们不会再自称“奴”了。他们房贷还清了，车子换大号了，在职场上混上一官半职了，孩子也长大成人，不用再操心了。这时行动坐卧不由自主春风得意起来。不见得是他们努力了多少，而是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”的人类生活惯性。人到中年，功成名就，他们不再自称“奴”，开始试着自称“爷”。

而这时候，却是一个人奴气最重的时候。外在的“奴”消失了，心灵的奴性亦百炼成器。一个最简单的判断：他平白无故为什么要自称或自视为“爷”？因为他要把别人当“奴”。

此为“中年奴”，或曰“中年奴性”。

中年奴的特征：技艺上或已成熟练工；油滑圆滑，游刃有余，灵性越来越少；经验越来越多，创造性、创造力越来越最小。

物质上，似乎该有的都有了，没到手的紧赶慢赶也差不多了。本应更超然，却更困守于物质，以物质为后盾，一把票子砸过去，

自认“人定胜天”。没了物质后盾，如丧考妣，惶恐不安，此正是严重依赖物质，不折不扣物质奴。

精神上，不再提理想。每日的奔波是真正为生活奔波，貌似脚踏实地，实则庸庸碌碌。哪个中年人提所谓理想，往往会被视作傻×。其实“理想”二字，并非虚妄，也非好高骛远。说的大一点，乃是超越的魄力、广阔的视野。社会进步，生活更美好，都靠着理想推动。

而中年奴们，不仅安于现状，躺在功劳簿上尿炕，同时更成为抑制社会前进的因素。他们不提理想，潜意识里也不希望别人提。记得当年崔健在长春开演唱会，他的拥趸们只能跟着唱《一无所有》、《花房姑娘》、《一块红布》这些老歌。崔健嬉笑怒骂，说：“不是我老了，是你们老了。”老崔一直在前进，他们跟不上了，反倒骂崔健老了。他们骂老人傻×，骂更年轻的人傻×，谁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。他们有话语权，有公权力，骂不过你可以揍你。

他们张嘴闭嘴谈崔健，号称喜欢罗大佑和李宗盛，只不过是拿他们怀旧，找乐子，不再是他们的同谋。他们担心既得利益消失，最希望社会稳定（哪怕是火山口上的稳定），也是自觉不自觉压制不同声音最下力的一群。他们口口声声讨厌奴性，实质上已成为怂恿奴性、培养奴性、维护奴性的新势力。他们吹捧、说谎、迎来送往的技艺炉火纯青，也希望别人吹捧自己，毫不脸红说肉麻的话。

中年奴们，诚然还有生活的压力、家庭的责任、工作的负累。这些，在他们只是一方面。而他们享受生活、耗费资源的能力，也是非同寻常。多年媳妇熬成婆，可以大吃大喝，可以为所欲为，可以没人监督了，如同贾府的焦大当了主子，奴性大爆发，睡兽醒来，还真不容易控制。

中年奴，不仅是年龄问题，主要是心态问题、看待社会的角度问题。主导社会的是中年“人”还是中年“奴”，会波及并成为几十年后的现状。

了解中年奴，警惕中年奴，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吧。

目 录

第一辑 七零后步入中年

- 七零后步入中年 / 002
- 当我成为老汉 / 003
- 妻儿托付给谁? / 005
- 不分离 / 006
- 卧室 / 009
- 夜里的世界 / 012
- 叛逆期 / 014
- 我的校园民谣 / 016
- 我的追星生涯 / 019
- 那些忧伤的青春 / 022
- 张蔷·隔壁二狗子·周杰伦 / 024
- 情书的回忆 / 026
- 一封信一个方向 / 027
- 外号 / 029
- 我曾恨过一位老师 / 031
- 打了也就打了 / 033
- 我不会侧手翻了 / 035
- 悄悄老去 / 036

第二辑 你也会老，无路可逃

- 你也会老，无路可逃 / 040
正版中年 / 041
气 / 043
占个座儿 / 044
车厢里的裸奔 / 046
声音和邋遢 / 047
生猛 / 048
古稀 / 050
黑老大 / 052
老大在此 / 055
副手 / 056
一条红杠 / 058
噢儿，噢儿 / 060
伤 / 061
不快乐，不是因为你高尚 / 062
溜号者 / 064
永远在一起 / 066
这些路好像比终点更有趣 / 068
或许，真有一人欠你的 / 070
不作恶 / 072

第三辑 下意识的一生

- 下意识的一生 / 078
我是过目即忘的人 / 080
走路会上瘾的 / 082
我是病人 / 083
无酒之醉 / 085
怕黑的人 / 087
帮闲 / 089
不得不花的冤枉钱 / 090
隔墙病耳 / 091
冲动的惩罚 / 093
明天 / 095
他为什么敢骂我 / 097
世界如此不妙，我才如此暴躁 / 098
狗皮膏药 / 101
不写的自由 / 103
一个人的酒吧 / 104
激情乱窜 / 107
结交一株植物 / 109

第四辑 活比死难

- 活比死难 / 112
我骂你，我就成了你 / 113
刺儿头是颗活棋 / 115
越界者 / 117
怎么养的？ / 118
老派单位 / 120
向下看齐 / 122
不如做盲人 / 124
百分之八十地听 / 126
反击和祝福 / 128
中等即可 / 130
圈子 / 132
圈外的朋友 / 134
闲话连接你和我 / 136
第六伦 / 138
劝人方 / 140
做人难，睡觉更难 / 142
有了高下又如何？ / 143
掏耳朵 / 146

第五辑 故乡恍如隔世

- 故乡恍如隔世 / 150
清凉江 / 151
拜年 / 156
回乡二题 / 157
尊严 / 160
道具香椿芽 / 162
远方的三姨 / 164
城里的朋友 / 166
砖头 / 168
熟悉的味道 / 170
听戏 / 171
农民工之死 / 175
寻亲记 / 180
家谱 / 184
怀旧版零食 / 186
粘粥 / 189
饥饿 / 190
梦寐以求的菜 / 192
忌口 / 194
平民小吃 / 196

第六辑 平稳着陆了吗？你

平稳着陆了吗？你 / 200

穿梭 / 201

战战兢兢 / 202

最是那柔媚的一指 / 203

被放大的世界 / 205

小动作 / 206

只差一点点 / 207

被欺骗的水果 / 208

别站在车前 / 210

答应过你又怎样 / 211

路 / 212

故事总是有限 / 214

相当佩服手艺人 / 215

都是一辈子 / 217

小小的毒 / 218

每个果子抚摸一遍 / 219

比 / 220

越牛逼越弱智 / 222

消化 / 223

与众不同 / 224

穷圈子富圈子 / 225

适时发毛 / 226

每人只有一个身份 / 227

第一辑

七零后步入中年

七零后步入中年

我跟哥哥元涛说，我已经步入中年了。元涛说，我这六零后还自认为是青年呢，你七零后算什么，早着呢。

元涛说的中年、青年，是心理上的。我说的，是身体上的。纯肉体，不掺杂一点精神因素。感觉前两年还可以通宵喝大酒、熬夜打游戏，精力旺盛得随时喷薄而出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转眼之间，各种各样的病都上身了：血糖高、血压高、血脂高、脂肪肝、酒精肝、前列腺发炎、痔疮、糖尿病、牙疼、关节炎……这些病都要不了命，但都会伴你一生。它们一点点消磨你的斗志，掣肘你的计划，让你力不从心、半途而废。

多年以前，一个大爷（当时他也就四十岁）跟我说，年轻的时候，生产队里让他们砸杏仁。几个小伙子斗狠，不用锤子砸杏仁，用牙咬，四十岁后牙都坏了。这次对话我没往心里去。心想，既然当时没事，多年以后牙才坏掉，两者应该没关系吧。

我上大学时，同学们喝啤酒，时兴牙咬瓶盖。有的同学“砰”一下就能把瓶盖咬开，很豪迈的样子，我也经常这么干。就在最近几年，我的牙明显不行了，松动得很快。酸甜苦辣咸，太凉太热的，都不敢吃了。有几次体检时，医生说，你的牙该换了。

这才想起，当时没有听信大爷的经验之谈，现在报应来了。所以，我今天经常提醒身边的弟弟妹妹大侄子大侄女们，别以为报应来得慢，它们说到就到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一定要珍重自己的身体。爱情、事业再重要，也不能以祸害身体为代价。如果身体都经不住时间考验，爱情、事业和金钱就能吗？我这是切身教训啊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听得进去。人类比其他

物种进步，就是因为有代代相传的经验，但人类进步慢，也是因为这些经验经常被忽略，非得亲历亲为、自己撞了南墙才行。

最近几年，陆续听到和见到同龄人猝死的消息。三十多岁，看上去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，开着开着车，突然趴在方向盘上死了。还有的打着打着麻将或者正在喝着酒，往后一仰脖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以前觉得，死亡离这些人都远着呢，现在一看，原来很近。心脏病、心肌梗塞，是比任何病都更要命的东西。

多年前，文坛炒作一个概念：“六十年代生人”，就是指余华、苏童这些“年轻人”；大概在2000年前后，以韩寒为代表的八零后又横空出世，把七零后这一拨直接越过去了。虽然大家都知道所谓××后之类的不过是扯淡，六零后里面有不着调的，八零后里面垃圾更多，但毕竟还有这么个年龄段罩着，相比之下七零后显得非常夹生。不过，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跨入了中年。他们的思想或已成熟，但身体开始坚定地走下坡路。

有个哥们说，你什么时候看到几个人凑到一起谈身体、聊健康了，这些人就是老了。不错，谁也会有这一天。某位伟人说过，不要对青年寄予多大希望。转眼之间，他们就像前辈一样大腹便便、行动迟缓，教训起别人来了……

当我成为老汉

2006年，作家洪峰乞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。我到他博客上翻了翻，发现他已自称老汉，这个词汇让我愣了半天。洪峰是我的校友，1993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，他正因《苦界》一书被媒体连篇累牍炒得火热。后来又读了他的《瀚海》、《东八时区》、《和平年代》等小说，佩服得不得了。那时他才三十

多岁，文风强悍、恣肆、充满大伤悲，像阳光下定格的荆棘，字里字外洋溢着年轻人的蓬勃生机。我对他的理解，也定格在三十多岁，根本没意识到他会成为“老汉”，转眼间，我也三十多岁，他已人到半百，不是老汉是什么？

是谁让他成为老汉的？似乎不是他自己，而是他周围不断涌现的年轻人。你原先能够跑一千米，在单杠上做十个引体向上，现在你做不动了，而身边的年轻人轻松地做了一百个俯卧撑。同事的孩子考上大学，他满脸青春痘和连鬓胡子，站在身边喊你叔叔向你敬酒，你能拍着他的肩膀喊兄弟？你敢说自己不老？当年王朔七个不服，八个不忿，动辄拍砖，但介意他的人也就是冯小刚、马未都之流，大家年岁差不多，有过共同的成长经历。新一代九零后知道你是谁？当他们沉迷于郭敬明，对你的表情毫不介意甚至莫名其妙的时候，你了解自己的愤怒显得有多傻吗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，这个宿命谁都避不开。

到了一定年龄，就会被贴上相应的标签。有人提倡“老要张狂少要稳”，其实恰证明人类生活实景是“少年张狂老人稳”。人们又把这个规律简单化、符号化：到了中年，你是“成熟的人”；你老了，就与慈祥、养生、与世无争挂上了钩，就得养花弄草练书法。各年龄段的人杂凑在一起，大家各安其位，不由自主地按标签行事。没人逼着你这么做，是鬼使神差的自觉。越了界，轻则说你为老不尊，重则说你老不正经，你就奥特了。

漫画家丁聪活到九十多岁去世，一直自称“小丁”，那是因为他周围有一帮老友，大家从年轻的时候就混在一起。时光虽然无情地流逝，但在老友眼中，小丁没有变化。“小丁”混在老友中间，可以无视身体的逐渐迟钝，依然像年轻时那样嬉笑怒骂，口无遮拦。他无需把少年的标签撕下来，反正有一帮老友给自己收底呢！

但有几个人像丁聪这么幸运？一位八零后兄弟跟我说：将来我的读者是谁？我研究的这些东西，九零后读者不会理解的。

这句话触动了我，让我有点难过、有点焦虑。我现在呼呼啦啦写了一大堆文字，都是年龄比我大的，或者同龄人产生共鸣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也要成为老汉，我的读者们都消失了，我还写什么？我的酸甜苦辣，我指点的江山，早已物是人非。我像一艘孤独的船，沉舟侧畔千帆过，花谢花落一年年，我

该怎么办？

最好的状态是身边有一群朋友，他们散漫地关注着你，与你同声相和，大家一起慢慢变老。活够了的时候，大家喊个一二三，一块死掉，谁也别掉队，谁掉队谁倒霉。

妻儿托付给谁？

“他是我的好友，好到什么份儿呢？这么说吧——有一天如果我死了，他是一个可以托付妻儿的人。”

我听着有点感动。人和人之间，就讲究一个义字。义重如山嘛！

可是，把妻儿托付给谁这件事，我还真亲历过。2006年夏天，单位一个同事得绝症去世了，他还不到四十岁，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无业的妻子和正上初中二年级的儿子。那些日子，很多人去看他，单位领导也去了，凛凛然告诉他：“你放心，只要这个单位还在，一定供你的儿子念完大学！”后来我们算了一下：即使那孩子一年花销五千，上完大学最多也不过四五万块钱，对这个家大业大的单位来说，根本就是小CASE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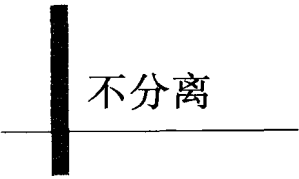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年，单位如约支付了孩子的学费、生活费。第二年，单位换了领导，新领导说，前任的事儿我不管，断然拒付这笔钱。孩子的妈妈、爷爷，数次到单位交涉，无果。后来几个同事看不下去，私下每人凑一百块钱给孩子当学费，半年凑一次。钱不多，杯水车薪，起码也是个心意。

你可以说，这是单位失约，跟个人无关，普通同事还是有心的。那我讲下一件事：一伙儿人群殴，发生了死伤事件。肇事一方有个人勇敢地站出来，一人扛起所有责任。他入狱后，其他朋友帮着照看他的妻儿。前几年，还真是按时送粮送钱。等这位为朋友两类插刀的“纯爷们”瘦死狱中以后，妻子

改嫁，儿子成为街头小混混，上演了现实版的家败人亡，而那帮朋友早不见了踪影。一个人离开，把妻儿托付给某个、某些具体的人，且得到了令人欣慰的结果，恕我孤陋寡闻，还真没见到过，也没听说过。希望有人给我举个例子，史书上记载的也行，发生在你身边的也行。

有人说，关羽千里走单骑，帮刘备照看一家老小，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？我想，那是刘备还活着，还有能力指点江山，能影响整个大局。如果刘备死了，其余一千人等，树倒猢狲散，谁管得了谁？

我得出的结论并非人情冷漠，而是凡事儿都怕拖。激情满怀时，满口应承替你照应妻子儿女，但激情过后，是琐碎的常态的生活，拖来拖去就成了累赘。谁能照顾谁一辈子呢？所以不要强为所不能为，把自己照顾好，就是对妻儿最好的照料。托付给谁都不如托付给自己。所谓自珍自爱，自求多福是也。



不分离

2009 真的过去了。

这一年，平平淡淡。如果说还有所心得的话，最大收获莫过于终于死了跳槽的心。

所谓跳槽，其实就是去外地工作，尤其是南方。深圳、广州、上海都可以，但一定是长江以南。身处长春，总不安分，觉得自己应该到山高水阔的地方去施展施展。这个念头，从 1997 年我参加工作开始，就像风中的烛火一样，一直晃荡着，从没闪灭。期间，我曾有一搭没一搭地联系过一些外地报纸，发去了简历。2002 年冬天，接到《海口 × 报》打来的电话，他们刚改版，让我去做副刊版的主编。我当时正在理发，电话听不太清，但心里想，

只看了我的简历，面试都没有就直接上班，这也太轻率了吧？2006年，接到深圳一家报纸的通知，让去面试。此时，我的自信心已极其壮大，当然不再希望被别人像挑萝卜一样挑来挑去，就问，月薪真的像你们承诺的那样达到万元吗？答曰，没问题嘛。问，可否直接录用。答曰，不行。于是没去。后来还有一些报社的面试，也在临门一脚时被我放弃了。事后想来，倒不是有意放他们鸽子，而是自己根本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只是离开长春的念头催促着自己下意识地投寄了简历。

2009年夏天，好友徐峰回长春探亲，他在东北师大美术系读完研究生后，应聘到广东中山市的中山学院任教。吃饭时，他又向我描述了南方的美景和挣钱的机会如何之多。此时，我正因为单位的一件事而气愤，于是下决心联系了东莞的一家报纸，于“十一”假期去了一趟。

此时的北方，已是万物凋敝，黄叶萧瑟。在深圳宝安下飞机，乘车去东莞，一路上，繁花似锦，木棉花还有其他不知名的花，红得耀眼。到处是楼房、工厂，根本见不到北方大片大片的荒野景象，反差太大了。而这栋豪华的报社大楼里，有四位来自长春，我都认识。两位是原先的小兄弟，两位是我以前的同事，其中一个兄弟还混到编委的位置。年轻的总编很热情，把我安排在报社员工的单间宿舍里，让我直接感受一下报社的工作氛围。接下来的一天多时间里，朋友们带我逛步行街、逛图书馆和街心广场，吃早餐、吃什么什么盅，安排得满满当当，迅速把我拉入火热的生活，我甚至觉得马上就可以加入这个团队了。

然而，晚上躺在床上，我忽然感到巨大的孤独。平时外出，没有这种孤独，因为我很快就会回到家里。现在，我却是真的要离开了。那天早晨，在去往长春龙嘉机场的车上，我收到妻子的短信，说，女儿起床后就跑到我们的卧室里问，爸爸呢？妈妈告诉她，爸爸走了。女儿说，我不要爸爸走。说着就要哭了。妈妈赶紧哄她说，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此前几天，我和妻子都问过女儿，爸爸去外地工作可以吗？女儿很坚决地回答：不行！

前些年，因为孩子小，我一心离开，的确没有考虑孩子的感受。现在孩子大了，对父母、对家庭的氛围越来越依恋，在她成长最重要的这几年，缺少了父爱，情何以堪？